

的重要性和保留的必要性之时,前几辑配不齐啦!悔之莫及!后来,好不容易弄来《文献》的光盘版,才算了此心愿。所以,我的《文献》是光盘加文字刊物两下锅,终觉有点遗憾。奉劝年轻的读者,一定要汲取我的教训啊!

《文献》创刊之时,刚好是拨乱反正初期。它的出现,标志着学术的复兴。三十年为一世,据我看,它这一世走得很平稳,一步一个脚印,并且总在进步。近几年,随着国家经济、文化等多方面上腾,《文献》自然越办越好。仅从开本变大、纸张变好、文字之嘉良者越来越多,就可看出它进步之大。它的下一个世代,自然会更上一层楼。歧予望之。

贺《文献》壮岁华诞

北京大学 孙钦善

国家图书馆《文献》杂志创刊整整三十年了,孔子说“三十而立”,《尔雅》说“三十曰壮”,《文献》跨进成年、壮岁的门槛,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。

从时间表上看,《文献》的诞生,较中国的改革开放仅晚一年,沐浴新时期的灿烂阳光而行,走过了不平凡的路程。因此首先值得庆贺的,《文献》的创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。试想,在“文革”那个文化沙漠的年代,能够产生《文献》这样的刊物吗?显然不可能。此姑不论,即使在“文革”之前那样受极“左”思潮影响,高喊“以论带史”,狠批“资料挂帅”、“烦琐考证”的年代,能够允许《文献》这样笃实的刊物存在吗?也值得怀疑。事实证明,《文献》是被拨乱反正和煦春风吹绿的学术园地。

对古代文史哲乃至全部古代学科来说,文献足徵和文献不足,关系到研究的成败;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,无文献依据,研究更无从谈起。我们常说治学要有根,根深才能叶茂。古文献就是古代学术的根。顾名思义,《文献》杂志以其鲜明、响亮的刊名,表明自己致力于学术根基耕耘的宗旨。

三十年来,《文献》杂志忠实贯彻既定的宗旨,凭借国家图书馆得天独厚的丰富典藏,依靠学界脚踏实地的研究者,面向广大虚心求知而又独立思考的读者,规划、发表了一系列好文章,繁荣了学术,推动了争鸣,培育了人才,也充实了自己。

综观《文献》发表的文章,既有关于传世文献的,又有关于出土文献的;既有传统经史子集方面的,又有通俗戏曲小说方面的;既有人文社科方面的,又有医药科技方面的;既有披露、研究原始文献资料的,又有探讨文献学理论和

方法的;既有老一辈学者的力作,又有年轻学人的佳篇。涵盖全面,扎扎实实,精彩纷呈。

我本人是《文献》的忠实读者,从中获益匪浅;我本人也有幸在《文献》上发表了一些拙文,有机会得到切磋和交流,深怀诚挚的谢意。

回顾往事,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历程,都在《文献》上留下痕迹。记得我发表在《文献》上的第一篇论文是《〈史记〉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》,具体期号是1980年第2辑,总第4辑。此文后来又载入拙著《中国古文献学史》,成为第二章《司马迁》一节的内容。我发表在《文献》上时间最近的论文是《定州汉墓竹简〈论语〉校勘指瑕》,具体期号是2007年第二期。此文是本人在编纂《儒藏》中的附带研究成果。中间还陆续发表过《古代校勘学概述》(总第8、9辑连载,1981年)、《古代辨伪学概述》(第14、15、16辑连载,1983年)、《高适集版本考》(第11辑,1982年)、《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》(第17辑,1984年)、《汉代的经今古文学》(1985年第2期)、《汉代的纬学和纬书》(1985年第4期)、《刘知几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》(1988年第4期)等。在《文献》创办的30年中,能有如此机缘,自己深深感到值得庆幸和珍惜。

《文献》是一个很有专业特色的刊物,作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,已经在学术上发挥了巨大作用。我衷心希望《文献》越办越好,永远是繁荣学术的一片沃土。

三十功名话一刊

——纪念《文献》季刊三十华诞

国家图书馆 李致忠

1977年1月,为总结交流图书馆工作经验,促进北京图书馆在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科学研究,本馆试办了《北图通讯》内部刊物。至1978年底的试办期间,刊物不但促进了北图的业务和科研进步,也深受国内图书馆界的认同和欢迎,上千个单位致函北京图书馆,要求正式发行,以便订阅。1978年4月,北京图书馆向上级主管单位文化部文物局呈递了请示报告,申请自1979年起将《北图通讯》正式出版发行。报告还同时申请自1979年试办《文献导报》,这就是《文献》季刊的滥觞。

《文献导报》确定为季刊,所要刊载的内容是对本馆及其他收藏单位所藏国内外有价值的哲学、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献研究、评介以及文献工作的动态等。发行范围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单位。经上级批准,《文献导